

平凡好人的家国叙事

——《中国好人：金兴安与第一家农家书屋的故事》读后

□ 施晓静

《中国好人：金兴安与第一家农家书屋的故事》这本书，围绕主人公金兴安创建农家书屋这一中心事件，记述了他从一名孤儿成长为“中国好人”感人故事。全书共六章，由独立成篇的50篇文章缀合而成。既有纪实报道、非虚构故事，也有报告文学。

这是一本为好人立传的书。金兴安是安徽文学界、出版界的名人，更是他的家乡滁州市及定远县的文化名人。他的出名一是源于他的创作成就、编辑业绩；二是因为他首创的全省乃至全国首家作家（农民）书屋；三是因为他与共和国历史休戚相关的独特身世。2014年，金兴安因“十年坚守感恩家乡，捐建农家书屋免费为乡亲开放”荣登“中国好人榜”。关于“好人”，作者李朝全这样认为：“好人就是助人为乐的人”，“是利他主义超越了利己主义”的人；“好人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评价、一种价值观的评价、一种品格操守的评价。本书的后记，篇名就是《好人论》，可见作者对‘好人’的敬重。这个时代的好人概念，既有中华传统的传承光大，也有扬弃发展，是具有民意基础和社会共识的主流价值。书中除了登上‘中国好人榜’的金兴安，还有更多榜上无名的‘好人’被记载。他们有金兴安的家人、老师、乡亲、晚辈，也有受金兴安奉献精神感召的作家、领导、教师、学生、企业老板。以主人公金兴安家族为例，无论是舍生忘死的老革命父亲，还是时刻惦记儿子、临死都舍不得吃口食物的母亲，直至以爷爷为傲立志向爷爷学习的金家小孙儿……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好人’的基石和传承。”从这一系列娓娓道来的平凡叙事里，我们读出了不凡，读出了作者对好人的大力推崇，也体味出好人不易的遗憾慨叹，对好人难当、善事难做的社会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是一部直面历史的书。金兴安沦为孤儿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悲剧。如何看待这场悲剧、如何正视这段历史，也是本书的一个看点。作者并未回避历史，也没有拔高“好人”，而是正视历史的曲折，呈现人性的丰富。

这是一本关于感恩的书。感恩是一种源远流长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方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衔环结草，以报恩德”等等，都是感恩思想的温馨体现。

书中记载：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各级党和政府开始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县、公社、大队逐级开会总结“共产风”造成的危害，宣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0年下半年，安徽省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各地市、县、公社和有关单位设立专门机构，收养社会上的孤儿。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政府并不能包办一切，需要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金兴安所在生产大队从1960年上半年开始陆续收养的4个孤儿，也得依靠乡亲们的百家饭才能生存。1963年金兴安被县里安排上了初中，在那里遇到了像慈父一般关爱他的傅老师，遇到了雪夜拉着板车送他去医院的区领导小组组长、区机关干部等，使他体悟到终生难忘的恩情。1972年作为回乡知青的金兴安被推荐上了县“五七大学”师范班，就读期间他边学习边实践，采访当地模范人物、总结经验，创作宣传幻灯片解说词，为他日后成为记者、作家、编辑打下了基础。天赋加勤奋，机遇加栽培，使他成为一名孤儿成长为小学教师，再由县委党校调到省城报社、出版机构工作，成为有所成就的文化人士。

乡亲们的百家饭给了金兴安的生命，也给了他感恩的心。在他成长道路上每一个曾经给予关心、

爱护的人，都成为恩情的具象、感恩的动因。多年来，金兴安一直关注家乡发展、以多种形式反映宣传家乡的自然人文和发展成就。2004年，退而不休的他开始在家乡创建“作家书屋”。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个费时、费力、费钱的工程，建成之后还存在日常管理、接待服务、发展完善、维护成本等一系列繁琐事务。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支持下，书屋逐渐扩大成为“农家书屋”，并辟有留守儿童活动室、电子光盘、电子书籍等。书屋不仅惠及周边的学生、农民、乡亲，也为当地文化建设、科技普及、知识兴农、乡风文明发挥积极作用。这对于一位12岁沦为孤儿且以儿童文学创作见长的作家来说，既顺理成章又非同寻常。在这个过程中，上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到县委书记、镇长、村支书、文化站长、学校校长，再到普通教师、学生、农民等对金兴安的善举给予了巨大支持和广泛赞誉。多年以前，社会力量与邻里乡亲共同抚育孤儿成长；如今，孤儿又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帮助下，实现了自己感恩社会、回馈家乡的执着愿望。

本书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身处京城中枢，却将目光投向江淮大地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好人，追踪多年，撰写了这部文风简朴、内容平实的作品，以书的方式表述发生在金兴安身上的一系列与书有关的好人故事，铺陈一段从盼书到寻书，从编书到写书，从建书屋到培养读书人的现代书史，让更多榜上无名的平凡好人走进书里，让他们的平凡叙事成为时代宏大叙事的根基和土壤，让更多的人读到他们，钦佩他们，学习他们，理解他们，这才是这部书打动我们的根本所在。

宝峰岩传说

□ 陈 艳

话说寿州古城出一女作家，名唤陈艳，自幼乐水，曾夜行于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合肥巢湖。那夜天象奇异，初始乌云浮动，渐渐云彩斑斓，一条金色巨龙浮在上空。陈艳大惊，恍惚中见巨龙用满怀期待的眼神地望着自己，幽幽说道：这巢湖本是千年古城沦陷，希望陈艳你能挖掘历史，写出巢湖故事。巢湖不甘寂寞，愿与全国景区合为一个系列传说故事，流传于世。陈艳听闻，感慨万分，此次夜行正有此意，便欣然默许接受。恰逢不久，陈艳与安徽省散文家、书画家采风宝峰岩，便依白龙所托，撰写此文，希望故事流传于宝峰岩景区。

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仙宝儿在天庭玩耍烦闷，私自下凡。但见青山绿水，有一座未开之山屹立眼前。山前站立一位少年，一袭白衣，玄纹云袖，泼墨挥毫，低垂着眼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只见他，长长的睫毛在那心型脸上，形成了诱惑的弧度；偶尔抬起的头，让人呼吸一紧，好一张翩若惊鸿的脸！只是那双眼中忽闪而逝的某种东西，让人抓不住，却想窥视，不知不觉间人已经被吸引。他修长而优美的手指，若行云流水般挥舞着笔墨，长长的睫毛在那心型脸上，形成了诱惑的弧度，人随笔而动。不一会，一幅大写意的山水画便流动于眼前，但见画中题有一首小诗：

《宝峰岩图》：九天瀑布挂晴川，牡丹亭外诗书画。佛韵尘音茶亦禅，宝峰岩图誉黄山。落款：刘峰。

仙宝儿芳心一颤，涌动满心的喜悦。随手变了一把纸扇，纸扇上附诗一首：

《天上人间》：宫廷仙乐留梦间，清风流水喜相逢。大山结缘心中恋，人间四月君为念。

仙宝儿密令“风”奏乐，翩翩起舞，有意无

意，扇子抛至空中，巧落入刘公子手中。仙宝儿回眸一笑，拂袖飘然而去。

刘峰情不自禁望去，只见那少女十八九岁年纪，生的面凝鹅脂，唇若点樱，眉如墨画，神若秋水，一身翠绿的裙子，在空旷的山野中更是显得格外的夺目鲜润，恰如雨打碧荷，雾薄孤山，说不出的空灵飘逸。那“咯咯”的笑声传来，更叫人添了一种说不出的情思，又见她星眼流波，桃腮晕红。

这刘峰擅长诗歌、书画，一扇在手，自从大山和少女一别，他思念生根，便央求家父前去打听、提亲。

仙宝儿欢喜在心，求当地土地公公扮演父亲，遂于仙宝儿许与刘峰拜堂成了亲。婚后浓情蜜意，琴棋书画，夫妻二人比翼双飞，神仙伴侣。

好景不长，太上老君察觉，上报天庭，玉皇大帝对于仙宝儿私配凡间，大发雷霆，派人前来抓人。仙宝儿为了与刘峰相守，不离不弃，得到一仙人指点，服用一颗“散魂丹”：她的眼睛化成了大山的岩石，头发化成了九天瀑布，眼泪化成了山顶那一幕诗意的瀑布，皮肤化为了满山的白牡丹，一直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经脉化为山间小路，血液化为书画家的笔墨。自此，开始吸引了大批的作家、书画家前来采风，此山也因此得名：宝峰岩。

自从仙宝儿化为山石之后，刘峰便终日守山不肯离开。仙人只好点拨：待到宝峰岩人气爆满之时，仙宝儿便可以打动玉皇大帝，幻化为人形。你若有心坚守，定能再次抱得美人归。若仙宝儿回到人形，你已不在，她就会归属此时的有缘人。

传说至此，世间凡人纷纷而来，宝峰岩遂成名胜。

棕榈树

□ 桐城 程卫华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事实上蓑衣是又厚又硬又重的，穿在身上丝毫不会有张志和笔下的诗意。蓑衣早已是被遗忘的一段时光，正如它慢慢掉落的棕毛，在岁月的风尘中终归是烟消云散。

以前老屋的旁边、村庄的周围棕榈树是随处可见的，并且也被充分利用起来，棕皮可以用来制做蓑衣、扎扫帚，还可以搓作棕绳、做床上的棕垫。棕榈叶可用来做蒲扇，逢夏日到来之前，能干的徽州女人一般会用当年生的大棕叶做几把蒲扇。新制的蒲扇有一股天然清香。撕成一缕一缕的棕榈叶是用来扎粽子的。现在的城市公园里与街道旁棕榈也是随处可见，它们只被用作观赏，并无其他用处，现实是匆匆过客里有看它一眼的人少之又少，真能驻足凝视的只怕也是它多少年才修来一回的缘。

棕榈树的棕片生长很有规律，每个月长一片，一年十二片，不多也不少。那年秋后，妈妈教我拿起弯刀，用刀尖顺着棕榈的叶柄使劲向下拉一刀，再向生在树上最底的棕片拉一圈，用手在叶柄上拉一拉，棕片连着叶片就一起掉下来了。这样一片一片往上拉，到十二片都剥完为止。我看着被剥光衣服的棕榈，怕它在接下来的冬天会被冻死，妈妈将树心里的棕榈叶拉下来，系在刚割了棕皮的位置，说这样它就不怕冻也不怕晒了。棕榈只有不断地割去棕皮才会越长越大，越来越壮，就如人需要不断地磨炼一样。不知街道边的棕榈树会不会也有人割棕皮？

作为幼童的我，能在小姑姑手里接过一只棕榈叶编成的蚂蚱，那感觉就似过年一般。而稍大一些，小米般的棕花也长成了比黄豆还大的“腰果”，那是棕榈的种子。采摘下来藏在书包里，回家用竹子做出各式的射击武器来玩打仗的游戏。硬硬的“腰果”加上不小的射击力量，砸在人身上是上好有些疼的，少年们乐此不疲。

是因为告别了童年，抑或是离开了故乡？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见棕榈树不是那般开心了。在有些破落的老屋旁，有一棵孤零零的与它一样高的棕榈树与之相伴，它们一同老去，一起落寞，最终都将以轰然倒地的形式留给世人最后的声响。